

附錄 1： 採訪焦媛實驗劇團團長焦媛記錄

受訪者：焦媛（以下簡稱焦）

採訪、紀錄者：楊子宜（以下簡稱楊）

時間：2009 年 04 月 12 日

地點：香港上環文娛中心後台。

楊：上海與香港演的差異性？

焦：劇本一樣的，不同導演，所以處理方式不同，許鞍華加入很多自己想法，例如：露台唱歌。在對白方面和上海都是一樣，沒有改變（僅普通話轉換廣東話部分文字運用不同）。

楊：上海有兩次演出都是一樣的嗎？

焦：不知道，上海的沒看過。

楊：上海演出過兩次，版本相同嗎？

焦：不知道，若都是王安憶的劇本，那是一樣的。

楊：劇團背景、風格？

焦：劇團約從 05 年開始，藝術方向主要以女性市場，演出大多為女性思想世界，以愛情為主，但是話題比較大膽，例如：劇團曾經做過陰道獨白、也做過野玫瑰之戀（歌舞劇）。

楊：演出多為女性議題方面？

焦：對。

楊：這次演出劇本也是重於女性議題？

焦：對，因為張愛玲作品也大多是以女性為重要。

楊：今年劇團演出就有兩齣張愛玲作品，為何比例會如此重？

焦：主要是演《金鎖記》，後來朋友告訴我張愛玲寫過劇本，就是電影《南北和》的劇本，後來決定做張愛玲兩面題，就是一悲一喜，一電影版本、一舞台劇版本，所以才會有如此構思。

楊：女性議題中，把張愛玲放置在何個區塊？

焦：我覺得王安憶很聰明，把原小說中的哥哥去掉，改編成母親跟女兒、女人跟女人之間的感覺，因為自己不幸福，就把下一代的幸福與自己以前的幸福相比，比演哥哥跟母親的感覺更強烈，這也是一個女性，現在也有很多女人也是，像媽媽那一代因為自己在愛情方面或是家庭方面滿足不了自己，或不一定是說那種壓抑的關係可能自己跟老公關係不好、或生活的不愉快，就很容易將那種壓抑、不滿影響到下一代，所以說這完全是女性的角度。

楊：繼上海演出，五年之後演出的契機？

焦：我不是張迷，但姐姐是張迷，所以很久以前就看過張愛玲，但是對張愛玲是說熟不熟的。以前十幾歲時看張愛玲小說，不太懂裡頭的意思、感情、複雜的世界、男女之間。但後來過了三十年，忽然之間（去年）看了張愛玲的小說，好像比較明白以前不懂張愛玲小說中的世界要說什麼。而且張愛玲主要是以女性情慾出發，蠻適合自己劇團的藝術方向，所以有演出的想法，後來有人告訴我在上海已經有舞台劇版本，所以就向上海藝術中心取得版權。

楊：剛剛說不是張迷，在演出前看張愛玲的小說的文字對於演出是否有幫助？

焦：有啊，很大的幫助。而且導演許鞍華是張迷，她會與我溝通。現在自己比較成熟，看張愛玲小說比較瞭解她描寫的兩性關係。

楊：由張愛玲小說中，壞的徹底的曹七巧到舞台劇中先俏皮後潑辣的曹七巧，在這階段中如何拿捏？

焦：王安憶一開始就把人物推向極端，像在第一幕時，七巧沒有那種狠勁，唯

一就是在面對家人時，她會有一些撒嬌、任性，但那也是比較潑辣，因為那時七巧已經嫁入姜家，所以我覺得現在觀眾看完後並不會覺得她很壞，知道她壞，但是起碼感覺到她為什麼會這麼壞，那是因為她背後有一個原因，所以我自己演的時候，明知道她是個很潑辣的女子、她很愛錢的，她也是很名利的一個女人，但是因為她本身的性格再加上姜家對她的白眼、看不起，就把這些東西在推向極端。

楊：對於劇本的第三度創作？

焦：露台那一段還有哥哥嫂嫂離開那一段是把那極端的潑辣做一平衡。關於第三度創作是進舞台後，在排練過程我盡量是消化導演給的意見與處理，我希望完成她心中的那個七巧，進入舞台後，有燈光、音樂、服裝，不知不覺就有很多小的東西加進去，那可能是第三度創作，那不是刻意的，那是感性上感覺到一些東西，我就自己做出來了。另外，例如排戲時哥哥嫂嫂走時，我只是生氣，但是進舞台後我就覺得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，覺得很傷心又生氣，就是那個感情會比較多面、立體。而且，有很多小細節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就下意識的出來了。

楊：舞台劇寫實布景設計概念？

焦：其實我們不想特別按照那個時代、年代來做，想用一個什麼年代、時代看上去都可以，都適合的為出發點，因為布景比較簡單，所以想集中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感覺上，所以布景並不複雜。

楊：演出前是否有參考過其他版本？

焦：沒有。沒有特別去參考。